



# 等电话

□卢兆盛

凌晨1点半,老马和老伴儿几乎同时被手机铃声惊醒。老马一骨碌爬起来,从床头柜上拿起手机,刚“喂”了一声,对方就挂断了。仔细一看,是个陌生号码,外省的。

“唉,肯定又是一个骚扰电话!”老马抱怨道,话语里透着几分失望。类似的电话,这段时间老马已接过多次,要么响几声就断了,要么一接通,对方就推销乱七八糟的东西。老马虽然感到有点烦,但又觉得有电话来总比没有好。

老伴儿白了他一眼,埋怨道:“叫你晚上睡觉关机,你总是不听。你是想把大家都吵醒才高兴?”说罢,坐起来,开了床头灯,看看闹钟,又接着数落:“真是屡教不改的老顽固!”老马压低声音说:“好了,好了,莫说了。”

老伴儿关灯,躺下来,蹦出两个字:“关机!”

老马说:“不关。”

老伴儿把手伸过来:“你不关,我来关!”

“好好好,我自己关。”老马嘴上答应,却打了个折扣,手机没关,调成了静音。

老马的小动作自然没能逃过老伴儿的眼睛。她侧过身子,背朝老马,哼了一声:“那又何苦?以为自己还当着局长呢。”

老伴儿这一哼,老马睡意全无,眼皮眯得再紧也睡不着了。

老伴儿说得不是没有道理。他退休半年多了,但好像还跟上班一样,一颗心仍在单位。刚退下来那阵,有好几次,早餐后或者午睡后,老马急匆匆拿着手提包去开门。开始,老伴儿还笑着说他人老心红,干劲太足了;后来,老伴儿干脆点破他:退休了,上班地点改在家里了!老马这才很不情愿地放下手提包,颓然落座在沙发上,一天提不起精神来。

老伴儿要老马陪着去了几次菜场,后来他说什么也不肯再去了。其实,老马自成家以来,家务事基本上不沾手,去菜场的次数也是屈指可数。

老伴儿要给他老年大学报个班,跟她一样,学学书法,或者练练太极,老马摇头:“不去!”态度坚决。

早两个月,儿子儿媳跟老妈一合计,瞒着他,给老两口报了去国外的旅游团。临行前一个礼拜,儿子才告诉老马。老马不愿

去:“有什么好玩的?没那个兴致。”儿媳劝他,上班这些年没怎么出去玩过,现在退休了应该好好补偿一下,小家伙上学接送他们自己可以管。但老马还是不松口。无奈,旅游计划只好取消,气得老马的老伴儿两天吃不下饭。

家里人的安排,老马都不予采纳。外面一些也已退休的朋友及老同事曾邀他出去钓鱼或打门球什么的,老马也都一概推辞了。之后,再也没有人邀请他外出参加活动。

老马的确没有什么业余爱好,似乎除了上班八小时以外也很简单,只看看报纸、电视,上网也只瞄瞄新闻,连扑克、麻将都不会打,也不想学。老伴儿一直埋怨他不懂生活,老马不否认,但却不愿改,还自嘲江山易改,本性难移。

唯独一件事是他积极主动争取的,那就是退休后不久,让老伴儿将接送孙子上学任务移交给了他。

老马退休前,在家里,手机也响得非常频繁;不上班了,手机响得越来越少,有时一连几天都没听到响一声。老马的脾气却越

来越大,动不动就发火,总爱盯着手机发愣,好像在等着谁打电话来。手机老半天不响,他就会时不时瞄一眼客厅茶几上那部座机。但座机也总是让他失望,因为来电百分之九十九都不是找他的。

原来上班时,单位要求全天24小时不关机,按理说,退休了,手机再也用不着24小时都开着了,但老马却照开不误。说来也怪,近段时间,半夜三更的来电竟然比原来更多,不过,全都是骚扰电话。老伴儿发了几次大火,差点要把他的手机砸了,老马这才收敛了一些,有时将铃声调为振动或静音。但老伴儿仍不满意,非要他每晚睡觉前关机不可。老两口为此吵过多次,结果还是不了了之……

“老马,你到底在等谁的电话?谁还要向你汇报工作?你的官瘾是不是太大了?”老伴儿又说话了,迷迷糊糊的,像是梦话,仔细琢磨,又不像是梦话。

老马长叹一声:“唉!谁的电话都没等。我这是放心不下啊!”

辗转难眠。老马不再犹豫,咬咬牙,狠心把手机关了……

# 行走的红色连环画

□董国宾

连环画丢了,一本令我心动的红色连环画。我张开嘴大哭,脆亮的哭声飞上半空,恨不得把屋顶戳个洞。

“有啥出息,就知道咧嘴哭,再买本不成?”父亲嗤笑着甩出一句话,迈开大步走过来摩挲我的小脑袋。

父亲二话没说,买回了另一本同类型的连环画,崭新的画页散发出花圃一样芬芳的书香。我伸手接过来,双眼认真地看了一遍,很是喜欢,就装进蓝红白三色布块缝制的书包里。但我依旧想念那本丢失的连环画。父亲见我噘起的小嘴能挂油壶,依旧不满的样子,他转身拿了一个桃子过来,在我眼前一晃,塞进我手里就进了厨房,他说,给你做顿好的。餐桌上摆了一大碗鲫鱼贴锅饼,这是过年才能吃上一回的好饭菜,是父亲费了心思给我烹制的,像是补偿我喜爱的连环画没能失而复得,也像是欣慰我对书籍这样不管不顾的喜悦。

连环画是红色抗日题材,历史画页一笔笔雕刻着中国人抗敌的英勇和卫国的坚决,让我的童眸看清了敌人的野蛮和凶残。面对敌人飞起的铁蹄,幼小的我仿佛也不妥协地撕咬滚起的浓烟,参与一次次赶走敌人绝不休息的战斗中来。

我走向土堆,村西头黝黑的泥土筑起的山头一样的土堆,在这里已非单单来找回那本丢失的红色连环画,藏在我心底的愿望告诉我,不找出来我绝不罢手,是我一懂事就义无反顾作出的抉择,是在这高高的土堆上摸黑痛打敌人的一场又一场大快人心的激战。这是历史的战火,也是我的童年,还是我的壮年,连同我的老年。

恍惚间,我仿佛看见,我们走进硝烟弥漫的故事,我和同村的伙伴成了少儿团的小英雄,我们趴在坚固的土堆上,目睹一个个壮烈的战斗场景。当瞧见一群打红眼的敌军

架起机枪就朝殊死决战的八路军扫射时,少儿团齐呼:“快!快拿起炮火!”少儿团在土堆稳稳地站成一排,端起武器,瞄准正在开枪的敌人的后脑勺,“哒哒哒”一阵猛射,青面獠牙的敌军脑袋迸出一片片火花。将黑的夜里,英勇的少儿团把自己的勇敢画进画页:土堆是战壕,树枝是武器,打死的恶鬼是我们的骄傲,守护疆土和尊严是少儿团奔腾不息的血脉!

我走向山洼,村里的小朋友是战斗的少儿团,小朋友们抱成一团曾在这里瞪大双眼观看红色画册——中华大地上连片的村庄被敌人烧成一片火海,幼童们哭泣之后,纷纷拿起雪亮的大刀……

我走向水边,走向草地,爬上树梢和房顶,村庄的角落角落都有我们少儿团留在红色画册上的拳头和义愤。那本承载硝烟的红色连环画,是历史的血战,也是我们村少

儿团孩童们的决战,更是中华大地上的强弓和炮弹!

我走在历史的足迹里,走在孩童们捧读历史的公路上,走在家园的草木花丛间,那本亮如明眸的红色连环画终于走到我手里。其实,和璧隋珠也换不来的画册没有丢,它一直行走在孩子们的形影里,行走在爷爷奶奶大伯的朝夕生活里,行走在父亲和全村人无边的心里。

随着我慢慢长大,一些想法渐渐显露出来,我已不再看连环画,但那本红色连环画里的故事一直在我心间不能忘却。父亲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,他说,如果你有一件执意要去做的事,那便去做吧,坚定地走你想走的路。那一刻,父亲宽大的心怀已无可争辩地给我铺设了狂奔的心路,只等我一点点长大,长高,树一样生出虬枝,豆荚一样裹满能滚出骨气的豆子来。在父亲厚厚的期许里,那本曾丢失的红色连环画,已牵魂般紧锁在我纯真心灵的宝箱里,任何外来的声响都不能遮蔽它四射的光芒与豪情,于是,我抬腿走向我该去的地方,走向连环画那明亮的光芒之中。

连环画是太阳红,阔如海,高如山。在父亲期盼的目光中,我长到了18岁,父亲把我送到了从红色连环画中走出来的部队里。

# 柳笛唤春

□东黎

山野渐暖,春日的风徐徐吹来,万物便有了生机。

迎春花报道了春讯,小溪流冲碎冰花嬉闹着奔来。草尖儿脆嫩嫩地捧着露珠,大地鲜亮地做着春来了的美梦。今年的春似乎来得早一些,不经意间,岸边的垂柳便有了绿意,柳丝上挂满了密密匝匝的鹅黄珍珠。

春天里,柳是极具诗情的。在画意诗情里,我总想起乡间的柳林和悠远的柳笛,心里流淌着乡村的质朴和童年无尽的欢乐。

村子东面有一条小河,岸上有一片柳树林。春来,柳枝飞舞,舞姿婀娜。周末或下午放学,我和小伙伴挎上篮子,带上镰刀,成群结队地去地里挖野菜。这个时候,我们总会趁机跑进柳树林疯玩儿一阵子。

扔下背篓,三五成群地爬上柳树,或蹲在树枝上,颤颤悠悠地摇晃枝条;或与邻树上的伙伴取笑逗乐,那样子可爱极了。胆小的女孩不敢爬树,便取个长杆簌有介事地直捣我们的小脚丫,然后“咯咯”地笑出声来。柳林里,小伙伴们尽情地玩耍,又总能玩出花样来。

编柳帽是我们最爱做的事。取一根柳条,绕自己的脑袋编一个圈,再麻花状地缠绕数根,然后在圆环上横七竖八插满枝条。或直立,或斜飞,或下垂,很随意的样子。丰满的柳条盖住了脑袋,

柳帽也就编好了。我和小伙伴们小英雄似的戴上它,在柳林里威风地跑一阵,追赶嬉闹,心里乐开了花。小伙伴们戴着柳帽欢呼雀跃,欢声笑语在柳林间荡漾开来。

在乡间,春风吹来的时候,孩子们总是要吹柳笛的。河边的柳丝开始泛绿,上面的柳芽一个个嘟起了小嘴,星星点点地挂满了柳枝,掰开一个,里面是一脉水汪汪的绿,当毛绒绒的柳芽变成了细长如眉的叶片,乡间就有清亮的柳笛声了。

柳笛又叫柳哨儿,做柳笛是快乐有趣的。取来细柔的柳条,用小刀切一段,捏住枝条两头,向反方向轻轻抖动,反复揉捏,柳皮就会在柳骨上滑动,与柳骨慢慢分离。等柳皮全抖动了,用嘴咬住柳条一端,缓缓抽出光滑的柳骨,手里便只留下了软软的柳皮管。然后,把柳皮管的一端捏扁,刮去约一厘米的青皮,露出鹅黄的肉皮,柳笛就做好了。做柳笛看似简单,我却总做不好。华哥做得娴熟,做出的柳笛灵巧,吹着也动听。我老缠着他帮我做,他总是俏皮地躲我一会儿,再动手帮忙。一个个柳笛做成了,我和小伙伴就含在嘴里使劲吹,柳林里便响起了清脆悠扬的柳笛声。

春到了,我总想起乡间那悠远的柳笛声。它吹响了春天,吹亮了春色,吹乐了童年,更吹出了乡间的质朴与纯净。

烟花三月下兰州,去甘肃参加国培,农大南门离黄河不远,学习之余免不了去滨河西路的黄河两岸,感受母亲河之美。

春天的黄河水,水位很低,不似雨季那般汨汨滔滔,反而透着少有的秀气。清澈碧绿的河面,泛着波浪闪着光。河中心偶尔露出一片浅滩,大大小小的鹅卵石互相堆叠,在河水的冲刷下,变得温润透亮。

坐上老船公的羊皮筏子,自西向东,顺流而下,宛如进入吴均《与朱元思书》中“从流飘荡,任意东西”的意境里。圆滚滚的羊皮,四五四式并肩排列,在夕阳的辉光里,橙红透亮。六十岁左右的老船公,把手里那只宽宽的木架,随意横在腿上,任凭这羊皮筏子自由自在地随着浪涛起伏。不远处,有几艘快艇,高昂着骄傲的头颅,迎着夕阳逆流飞驰,“嗖”地一下就跑到我们前面去了。我们的羊皮筏子,猛烈地起伏颠簸后,继续优哉游哉地随着浪涛水流,一路向东。

漂流了几千米,但见浪涛越来越高,浪花越来越欢脱雪白,像万千匹白马踏浪疾驰,声若雷鸣,快似火箭,又似千堆素雪飞扬。老船公说,这是白马浪。我以为他说的是这些浪涛叫白马浪,他说不是,这个地方叫白马浪。他还说,玄奘法师曾于贞观元西行至此,面对滚滚波浪毫不畏惧,毅然催动白马涉水过河,进入河对岸巍峨雄壮的金城关。自那以后,此地白浪翻滚,滔滔不绝,远远望去,有如白马奔腾,久而久之便被命名为白马浪。

白马浪西行千余米,就是黄河母亲码头,码头南面的小广场上是我们早就心之所向的黄河

母亲塑像。母亲长发飘飘,半躺半卧,温柔慈祥地看着趴在自己身上的婴儿,右手放在体侧,手指微微翘起,仿佛随时准备抚摸自己的孩子。小婴儿趴在母亲柔软的腹部,短发微卷,眼里满满都是笑意。幸福的小模样不由得让人产生上前摸一摸的冲动。

白马浪东行六百米就是位于白塔山下久负盛名的黄河铁桥——中山桥。这座铁桥被批准建造之初,几乎所有造桥用的材料都是从德国海运到天津,再运送到兰州城。有铁路的地方用火车运,没有铁路的地方用骡马运,从天津到兰州的三千里路途上,一条由火车、骡马组成的运输长龙,翻山越岭,风餐露宿,历时近两年,才将全部桥料一站站转运至兰州。历时三年,总算在1909年8月19日建成。

# 羊皮筏子黄河桥

□张冬寒

因为是整条黄河上最早建成的桥梁,遂被称为“黄河第一桥”,后来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才改称“中山桥”。

2004年,经兰州市政府最后一次修缮后,在中山桥南北两端分别修建了广场,广场与铁桥之间各有一排巨大的石球相隔。自那个时刻起,这座已通车百余年的铁桥正式成为步行桥,成为兰州市一道靓丽的风景线,吸引着慕名而来的八方游客。白天

十多年前,我耕耘在广阔的大美农村,一间38平方米的教室就是我站立的舞台。

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,早读课上,同学们都敞开心扉朗读《岳阳楼记》,唯有性格内向的葛小伟没有来。早读课迈过一半,葛小伟才姗姗来迟。一打听,他的父亲头一天晚上不慎摔倒,他晚上在医院陪床,累得睡着了,没注意时间。

我家访过葛小伟的家,他家极为贫困,“家徒四壁”一词似乎是专为他家而设置的。父亲早年外出打工,挣了一些钱,也曾甩掉“贫困户”的帽子。可好景不长,父亲从建筑工地上方摔了下来,断了腿,黑心的包工头不但没给他父亲应有的补偿,反而将其辞退。回到家,父亲因为残疾,只能干一些简单的农活。母亲虽然勤劳,但在靠劳力生存的农村,母亲的辛劳换来的也只是是一家五口勉强填饱肚皮。父亲经常吃药,家里仅有的一点收入也被吃了个一干二净。

两天后,我抽出时间提着水果,在葛小伟的引领下,到镇医院看望他父亲。尚未步入病房,就传出“今天再不缴钱,明天就只能出院”的说话声。我刚坐定,护士好像看见了救星,想让我这个教师为他们医院“伸冤”。我只能苦笑,大家各有苦衷,怎能分出个谁是谁非呢?

葛小伟的父亲伤势没有完全治愈,这个时候出院会造成终生残疾。带着沉甸甸的心情,我回到教室——发动班级学生为葛小伟家捐款,虽然同学们的家庭也不算富裕,但好歹比葛小伟家强些。我把葛小伟家的具体情况讲给同学们,大家都为他家的遭遇感到心痛。

第二天,班长将一个塑料袋交给我,说是同学们为葛小伟家捐的款。一打开,硬币纸币混杂在一起。清点一下——875元。那张记录捐款名单的作业本上,歪歪斜斜写着同学们的姓名及捐款数额——多则50元,少则4元。我感激同学们,数额不在多少,爱心不分厚薄。

下课后,我把这爱心包裹里的875元带到医院,交给葛小伟的父亲。葛小伟的父母感激涕零。他母亲告诉我,家里的亲戚也送来了一些钱,可

# 五十四棵卷心白菜

□徐成文



以维系几天的医药费了。

因为父亲住院,葛小伟中午也去医院。下午第一节作文课,我一踏进教室,就看见上午刚送去的那个塑料袋静静地躺在讲台上——葛小伟把钱拿回来了!课余时间,我把葛小伟叫到校园僻静处,问明缘由。“老师,我家的事情自己想法子,同学们家里也不富裕,我不能白拿他们的钱。”我明白葛小伟的担忧,但又为他拒绝别人的帮助而揪心。

一夜未眠。“不能白拿他们的钱。”我反复咀嚼着葛小伟的话。

天刚吐白,我快步赶到医院,探问他家是否有什么能换钱的东西。葛小伟的母亲歪头想了想——除了地里几十棵圆滚滚的卷心白菜,再无其他。我把想法告诉葛小伟的母亲,她很支持我的做法。

午睡时分,五十四棵绿油油圆滚滚的卷心白菜搁在了讲台后面。“同学们,这是葛小伟家的卷心白菜,我替他父母卖给你们,一定要带回家与父母一起享用。”同学们一开始表情愕然,而后小鸡啄米似的点头称好。我按照捐款数目的多少,配以大小不等的卷心白菜,一一分发给同学。

葛小伟郑重地从我手里接过那个塑料袋。同学们也带回了“购买”的卷心白菜。

那夜,我看见葛小伟一家人拥抱在一起,我嗅到了镇上居民厨房里飘出卷心白菜的清香。



春归

曾闻摄影

巍峨壮美,夜晚灯光璀璨,别具风情。赵朴初先生的诗句“举头迎白塔,缓步过黄河。对岸两山峙,中流意兴多”颇能表达此刻我们游兴正酣的情境。缓步桥上,霓虹灯下的母亲河在夜幕的笼罩下,平添了几分神秘色彩。

山上金碧辉煌的白塔,山下静默的桥梁博物馆与依山势而建的仿古建筑,古雅漂亮,仿佛一位从古代穿越而来的美女,风姿绰约,柔情万种。

由中山桥往东步行一公里,便到了通体洁白、单虹卧波的另一座铁桥——元通黄河大桥。站在元通大桥北端,放眼西望,中山桥灯光绚烂,如五道七彩霓虹,又像一条均匀连接在一起的彩带,翩翩起舞,不由让我想起李文朝将军写的一首七律《兰州黄河铁桥》来:“万里黄河第一桥,降龙镇远自天骄。金城关下冰川渡,白塔山根浮舸漂。军事要冲兵甲动,丝绸之路锦旗摇。石墩铁架飞天堑,唯见长虹傲碧霄。”站在黄河岸边,想起孔子“逝者如斯夫,不舍昼夜”的感叹;想起在河津禹门口黄河公路大桥上奔腾的黄河水,愤怒,浑浊,是名副其实的“一碗河水半碗泥”的浑黄汤;想起车过山东时,大桥下滔天的浑黄浊浪,滚滚东流,不用问,便可以根据河水的颜色猜她的名字;想起今日坐在羊皮筏子上,看清澈碧绿的黄河水,可以与岸边的绿柳相媲美。

站在黄河岸边,看一弯上弦月缓缓升上中天,把如霜的月色洒向黄河两岸。霓虹灯依旧闪烁,眨着不知疲倦的七彩眼,与我们这些千里迢迢奔赴兰州的中华儿女一起,赞叹黄河两岸改天换地的绝色容颜。